

2

卯  
刊  
信



24434.35

列傳卷第八十九

元史二百二

翰林學士亞史知制誥燕修國夏臣宋濂翰林待制李真知制誥燕國史院編修官李奉

勅

釋老

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繫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于漢魏唐宋而其效可觀矣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釋老傳



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相傳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五謁世祖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

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寔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

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爲之塑像云亦憐真嗣爲帝師凡六歲至元十九年卒答兒麻八刺乞列嗣二十三年卒亦攝思連真嗣三十一年卒乞刺斯八幹節兒嗣成宗特造寶玉五方佛冠賜之元貞元年又更賜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大德七年卒明年以輦真監藏嗣又明年卒都家班嗣皇慶二年卒相兒加思嗣延祐元年卒二年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嗣至治三年卒旺出兒監藏嗣泰

定二年卒公哥列思八冲納思監藏班藏卜嗣賜玉印降璽書諭天下其年卒天曆二年以輦真吃刺失思嗣八思巴時又有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法要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早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湫頃之竒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末以不容於時相桑哥力請西歸既復召還謫之潮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竒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爲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還朝

元史列傳卷之六  
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  
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為成宗禱疾遄愈賜與甚  
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為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  
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恠恐  
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眾咸震  
懼惟幄殿無虞復賜碧鈿盃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  
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其後又有必  
蘭納識里者初名只刺瓦彌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  
幼熟畏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  
德六年奉旨從帝師授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

今名皇慶中命繙譯諸梵經典延祐間特賜銀印授  
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  
必蘭納識理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為表進者帝遣視  
之廷中愕眙觀所以對必蘭納識理隨取案上墨汁  
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  
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  
賚重譯之書無少差者眾無不服其博識而竟莫測  
其何所從授或者以為神悟云授開府儀同三司仍  
賜三臺銀印兼領功德使司事厚其廩餼俾得以養  
母焉至治三年改賜金印特授沙律愛護持且命為

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又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  
照弘辯三藏國師二年與安西王子月魯帖木兒等  
謀爲不軌坐誅其所譯經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  
則有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  
大乘功德經西番字則有不思議禪觀經通若干卷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  
而險遠民獷而好鬪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  
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  
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舉而  
揔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  
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間  
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  
妃主皆因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  
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  
必勅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  
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  
迎比至京師則敕大府假法駕半伏以爲前導詔省  
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  
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  
及其卒而歸塋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

專遣平章政事鉄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定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蔵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為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燄熏灼延于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

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筭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定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蔵匿未露者不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訐諸留守李璧壁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捽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剌妃忽秃赤的斤

爭道拉妃隨車歐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歐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恭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

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藍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搠思串卜華言護城也有曰朶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朶兒只列朶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朶四華言迴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喏朶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朶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党刺朶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典朶



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  
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  
搠思江朶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  
搠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刺察坐  
靜華言秘密坐靜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  
曰古林朶四華言至尊大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歇  
白咱刺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魚量壽也  
有曰覩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呪也有曰叔札沙刺華  
言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里華言八  
十頌般若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呪也

有曰闊兒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呪也有曰且八  
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  
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呪也有曰南占屯華  
言懷相金剛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呪法也又有作擦  
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  
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  
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  
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  
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麩四  
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

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譙祠佛事之  
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  
餘僧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齋所  
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  
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闡帥  
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違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  
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  
奸之徒寅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勅以爲布施  
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  
故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

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  
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丘處機登州栖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  
異日當爲神仙宗伯年十九爲全真學于寧海之崑  
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  
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噐之金宋之季  
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已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  
兒劉仲祿持詔來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  
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  
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

以止殺爲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  
爲地萬有餘里蓋蹀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  
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  
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  
飭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虞機每言欲一天下者  
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  
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  
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  
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片其名惟曰  
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虞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

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言之  
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  
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于東山馬踏處機請曰天道  
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者久之  
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  
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  
奴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  
中州人至今稱道之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  
機禱之果退舍丁亥又爲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  
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官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

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東溪越  
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  
鱉盡去也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  
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  
平等世奉靈書襲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處機之  
四傳有曰祈志誠者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  
安童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脩身治世之要安童感  
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  
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為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  
童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往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

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  
曰臣昔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  
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為政能有加  
於前乎世祖曰誰為卿言是對曰祈真人世祖嘆異  
者父之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  
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  
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  
及見語之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  
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

言驗於今矣因命坐錫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觀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劍印傳子若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二十九年卒子與棣嗣爲三十七代襲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觀卒于京師元貞元年弟與材嗣爲三十八代襲掌道教時潮嚙塩官海塩兩州爲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者磔于水齋潮患遂息大德五年召見于上都幄殿

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錄武宗即位來觀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仁宗即位特賜寶冠組織文金之服延祐三年卒四年子嗣成嗣爲三十九代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錄如故其徒張留孫者字師漢信州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爲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衆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

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  
臣所佩法錄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  
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  
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即命留  
孫爲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尚方鑄  
寶劔以賜建崇真宮于兩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  
十五年授玄教宗師錫銀印又特任其父信州路治  
中尋復陞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是時天下大定世  
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待詔尚方因論黃老治道貴清  
淨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主衷及將以完澤爲相

命留孫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孫進曰同人柔得位而  
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戾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  
願陛下勿疑及拜完澤天下果以爲得賢相大德中  
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二  
代皆魏國公官階品俱第一武宗立召見賜坐陞大  
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尋又加特進進講老子  
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卽位猶恆誦其言且諭近臣  
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爾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  
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玄教大宗師印  
以賜至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天曆元年追賜

道祖神應真君其徒吳全節嗣全節字成季饒州安仁人年十三學道于龍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師從留孫見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見賜古瑀玉螭螭環一勅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爲令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錫銀印視二品至大元年賜七寶金冠織金文之服三年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公母饒國太夫人名其所居之鄉曰榮祿里曰具慶至治元年留孫卒二年制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摠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

玉印一銀印二并授之全節嘗代祀嶽瀆還成宗問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憶其人即日召拜集賢學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懷孟有狂士以危言訐翰林學士閻復者事叵測全節力爲言于李孟孟以聞仁宗意解復告老而去當時以爲朝廷得敬大臣體而不以口語傷賢者全節蓋有力焉全節雅好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推轂善類唯恐不盡其力至於振窮周急又未嘗以恩怨異其心當時以爲頗有俠氣云全節卒年八十有二

其徒夏文泳嗣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爲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者也五傳而至酈希誠居燕城天寶宮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誠太玄真人領教事內出冠服以賜仍給紫衣三十襲賜其從者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孫德福統轄諸路真大道錫銅章二十年改賜銀印二又三傳而至張志清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疑神冲妙玄應真人志清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賢峻東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往結茅居之虎皆避徙然

頗爲人害志清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爲二無少損焉乃徧巡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者甚衆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原師深居簡出人或不知識其面貴人達官未見率告病伏卧內不起至於道德縉紳先生則納屣杖屨求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爲圖以相傳焉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珎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而至蕭輔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命史天澤召至和林賜對稱旨留居宮



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一年建  
太一宮于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禋祀六丁以  
繼太保劉秉忠之術十三年賜太一堂教宗師印十  
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勅居壽祠醮奏赤章于天  
九五晝夜事畢居壽請間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  
預國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為言世祖喜曰行將  
及之其後詔太子參決朝政庶事皆先啓後聞者蓋  
居壽為之先也

傳卷第八十九

列傳卷第九十

元史二百三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待制承旨如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濬等奉勅修

方技 工藝附

自昔帝王勃興雖星曆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過  
絕於人類非後來所及蓋天運也元有中土鉅公異  
人身兼數器者皆應期而出相與立法創制開物成  
務以輔成大業亦云盛哉若道沅釋子所挾多方事  
適逢時既皆別為之傳其他以術數言事輒驗及以  
醫著效被光寵者甚衆舊史多闕弗錄今取其事蹟

可見者爲方技篇而以工藝貴顯亦附見焉  
田忠良字正卿其先平陽趙城人金亡徙中山忠良  
好學通儒家雜家言嘗識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  
薦于世祖遣使召至帝視其狀貌步趨顧謂侍臣曰  
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爲國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謂  
忠良曰彼手中握何物忠良對曰雞卵也果然帝喜  
又曰朕有事縈心汝試占之對曰以臣術推之當是  
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遂遣左侍儀奉御也先  
乃送忠良司天臺給筆札令秉忠試星曆遁甲諸書  
秉忠奏曰所試皆通司天諸生鮮有及者詔官之司  
天帝曰朕用兵江南困于襄樊累年不決柰何忠良  
對曰在酉年矣至元十一年阿里海牙奏請率十萬  
衆渡江朝議難之帝密問曰汝試筮之濟否忠良對  
曰濟帝獵于柳林御幄殿侍臣甚衆顧忠良曰今拜  
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  
目一人對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笑曰此伯顏也  
爲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留用之汝識朕心賜鈔  
五百貫衣一襲七月十五日夜白氣貫三台帝問何  
祥忠良對曰三公其死乎未幾太保劉秉忠卒八月  
帝出獵駐輦召忠良曰朕有所遺汝知何物還可復

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人當有得而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以貂裘十月有旨問忠良南征將士能渡江否勞師費財朕甚憂之忠良奏曰明年正月當奏捷矣十二年正月師取鄂州丞相伯顏遣使來獻宋寶有玉香爐輟以賜忠良及金織文十疋二月帝不豫召忠良謂曰或言朕今歲不嘉汝術云何忠良對曰聖體行自安矣三月帝疾愈賜銀五百兩衣材三十疋五月車駕清暑上都遣使來召曰叛者浸入山陵久而不去汝與和禮霍孫率衆往視之既至山陵如故俄而叛兵大至圍之三匝三日不

解忠良引衆夜歸敵殊不覺和禮霍孫以爲神白其事于帝賜黃金十兩八月以海都爲邊患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丞相安童征之忠良奏曰不吉將有叛者帝不悅十二月諸王昔里吉劫皇子丞相以入海都帝召忠良曰朕幾信讒言罪汝今如汝言汝祀神致禱雖黃金朕所不吝忠良對曰無事於神皇子未年當還後果然十四年八月車駕駐隆興北忠良奏曰昔里吉之叛以安童之食不彼及也今宿衛之士日食一瓜豈能充飢竊有怨言矣帝怒答主膳二人俾均其食十五年三月汴梁河清三百里帝曰憲宗

生河清朕生河又清今河又清何耶忠良對曰應在  
皇太子宮矣帝語符寶郎董文忠曰是不妄言殆有  
徵也十八年特命爲太常丞少府爲諸王昌童建宅  
於太廟南忠良往仆其柱少府奏之帝問忠良對曰  
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言是也又奏曰太  
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即勅中書闢道國制十月上告  
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曰梁武帝用麩  
爲犧牲後如何耶從之遷太常少卿二十年將征日  
本國召忠良擇日出師忠良奏曰僻陋海隅何足勞  
天戈不聽二十四年請建大社於朝右建郊壇於國

南俄兼引進使二十九年遷太常卿大德元年遷昭  
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兼太常太卿十一年成宗崩  
阿忽台等持異謀將以皇后教祔成宗於廟忠良爭  
曰嗣皇帝祔先帝於廟禮也皇后教非制也阿忽台  
等怒曰制自天降耶汝不畏死敢沮大事忠良竟不  
從旣而仁宗以太弟奉皇太后至自懷州潛與密謀  
誅阿忽台等武宗即位進祭祿大夫大司徒賜銀印  
仁宗即位又進光祿大夫領太常禮儀院事延祐四  
年正月卒年七十五贈推忠守正佐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獻子天澤翰

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靳德進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祖璇業儒父祥師事  
陵川郝溫兼善星曆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  
盲祥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國初玉出  
于劉敏行省于燕辟祥寘幕下佩以金符時藩帥得  
擅生殺無事者多賴祥以免贈集賢大學士謚安靖  
德進爲人材辨幼讀書能通大義父歿益自刻勵尤  
精於星曆之學世祖命太保秉忠選太史官屬德進  
以選受天文星曆卜筮三科管勾凡交餽躔次六氣  
侵沴所言休咎輒應時因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益

累遷秘書監掌司天事從征叛王乃顏揆度日時率  
中機會諸將欲勦絕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  
師以待其降俄奏言叛始由惑於妖言遂謀不軌宜  
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有成者  
一人帝從之遂著爲令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帝遣  
使授皇太子寶德進預在行凡攻戰取勝皆豫尅期  
日無不驗者亦間言事得失多所裨益成宗即位歷  
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帝嘉納之授昭文  
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金帶宴服都城  
以菽苦廩或請以瓦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

驟興物必踴貴民力重困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勅  
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所建明多見  
於施行尋以病丐閑仁宗時在東宮特令中書加官  
以留之會車駕自上京還召見白海行宮授資德大  
夫中書右丞議通政院事仁宗即位命領太史院事  
力辭不允以疾卒于位贈推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  
大司徒柱國魏國公謚文穆子泰工部侍郎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祖安厚父世英康  
早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皆推  
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

丞崔或祀南嶽就訪隱逸或兄湖南行省參政崔斌  
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或還具以聞遣使召康  
與斌偕至京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  
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凡召對  
禮遇殊厚呼以明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所問使極  
言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艮宮主大將客  
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春京城當有盜兵  
事干將相十九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  
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  
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筭舉兵不利從之嘗賜太史院

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父之乞歸田里優  
詔不許遷奉直大夫秘書監丞年六十五卒子天祐  
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貨雄鄉里杲幼歲好醫藥  
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  
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  
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譽少所降  
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  
爲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  
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  
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杲謂衆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

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  
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  
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  
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  
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  
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  
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  
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則傷寒本  
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採之以苦陰  
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採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

經者吾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  
之治柰何杲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  
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  
彥之妻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杲  
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  
與腎合而為病邪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  
為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  
與腎色各異乃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  
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  
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

傷寒目赤而頓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  
煮藥而杲適從外來馮告之故杲切脉大駭曰幾殺  
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脉八九  
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  
也脉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  
令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  
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  
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長針刺髀中深至骨  
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此  
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熱月事不



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  
果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而  
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果之設施  
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今多傳於  
世云

### 工藝

孫威渾源人幼沈鷲有巧思金貞祐間應募爲兵以  
驍勇稱及雲中來附守帥表授義軍千戶從軍攻潞  
州破鳳翔皆有功善爲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以  
獻太祖親射之不能徹大悅賜名也可兀蘭佩以金

符授順天安平懷州河南平陽諸路工匠都總管從  
攻邠乾突戰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  
爲吾甲冑計乎因命諸將衣其甲者問曰汝等知所  
愛重否諸將對皆失旨意太祖曰能捍蔽爾輩以與  
我國家立功者非威之甲耶而爾輩言不及此何也  
復以錦衣賜威每從戰伐恐民有橫被屠戮者輒以  
蒐簡工匠爲言而全活之歲庚子卒年五十八至大  
二年贈中奉大夫武備院使神川郡公謚忠惠子拱  
爲監察御史後襲順天安平懷州河南等路甲匠都  
總管巧思如其父嘗製甲二百八十襲以獻至元十

一年別製疊盾其製張則爲盾歛則合而易持世祖以爲古所未有賜以幣帛丞相伯顏南征以甲冑不足詔諸路集匠民分製拱董順天河間甲匠先期畢工且象虎豹異獸之形各殊其制皆稱旨十五年授保定路治中適歲饑議開倉賑民或曰宜請于朝拱曰救荒事不可緩也若得請而後發粟以賑之則民餒死矣苟見罪吾自任之遂發粟四千五百石以賑饑民高陽土豪據沙河橋取行者錢人以爲病拱執而罪之二十二年除武備少卿遷大都路軍器人匠總管陞工部侍郎成宗即位與朝會供給賜銀

百兩織紋段五十匹帛二十五匹鈔萬貫元貞二年授大同路總管兼府尹大德五年遷兩浙都轉運使鹽課舊二十五萬引歲不能足拱至增五萬引遂爲定額九年改益都路總管兼府尹仍出內府弓矢寶刀賜之卒於官贈大司農神川郡公謚文莊

阿老瓦丁

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發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砲匠于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砲豎于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段十一年國兵渡江

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砲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  
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十五年授宣武將軍管軍總  
管十七年陞見賜鈔五千貫十八年命屯田於南京  
二十二年樞密院奉旨改元帥府爲回回砲手軍匠  
上萬戶府以阿老瓦丁爲副萬戶大德四年告老子  
富謀只襲副萬戶皇慶元年卒子馬哈馬沙襲

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砲至元八年  
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未下亦思  
馬因相地勢置砲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  
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呂文煥

懼以城降既而以功賜銀二百五十兩命爲回回砲  
手總管佩虎符十一年以疾卒子布伯襲職時國兵  
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布伯於北岸豎砲  
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十八年佩三  
珠虎符加鎮國上將軍回回砲手都元帥明年改軍  
匠萬戶府萬戶遷刑部尚書以弟亦不刺金爲萬戶  
佩元降虎符官廣威將軍布伯俄進通奉大夫浙東  
道宣慰使賜鈔二萬五千貫俾養老焉子哈散廕授  
昭信校尉高郵府同知致和元年八月樞密院檄亦  
不刺金所部軍匠至京師賜鈔二千五百貫金綺四

端與馬哈馬沙造砲天曆二年以疾卒子亞古襲  
阿尼哥尼波羅國人也其國人稱之曰八魯布幼敏  
悟異凡兒稍長誦習佛書暮年能曉其義同學有爲  
繪畫雜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一聞即能記長善  
畫塑及鑄金爲像中統元年命帝師八合斯巴建黃  
金塔于吐蕃尼波羅國選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  
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請行衆以其幼難  
之對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師一見奇之命監  
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勉以入朝乃祝髮受具爲  
弟子從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國得無懼

乎對曰聖人子育萬方子至父前何懼之有又問汝  
來何爲對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載而成見  
彼土兵難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不遠萬里爲生  
靈而來耳又問汝何所能對曰臣以心爲師頗知畫  
塑鑄金之藝帝命取明堂針炙銅像示之曰此安撫  
王祿使宋時所進歲久闕壞無能修完之者汝能新  
之乎對曰臣雖未嘗爲此請試之至元二年新像成  
關雘脈絡皆備金工歎其天巧莫不愧服九兩京寺  
觀之像多出其手爲七寶鑲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  
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織錦爲之圖畫弗及也至元十

年始授人匠總管銀章虎符十五年有詔返初服授  
光祿大夫大司徒領將作院事寵遇賞賜無與爲比  
卒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涼國公上柱國謚敏慧子  
六人曰阿僧哥大司徒阿述臈諸色人匠總管府達  
魯花赤有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  
藝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  
錄傳其藝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搏換  
爲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  
尤古粹識者以爲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由是兩賜  
宮女爲妻命以官長其屬行幸必從仁宗嘗勅元非  
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  
爲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  
憂深思遠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  
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  
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士大夫觀者咸歎異  
焉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元官爲昭文  
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卿以壽終搏換者漫帛上  
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像云

傳卷第九十

四

傳卷第九十一

元史二百四

翰林學士帶大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高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禕等奉

勅修

宦者

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初興非能有鑒乎古者然歷十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而初不自奄人出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為之長號四怯薛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及

其子孫之生而貴者而宦官之擅權竊政者不得有爲於其間雖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敗此其詒謀可謂度越前代者矣如李邦寧者以亡國奄豎遭遇世祖進齒薦紳遂躋極品然其言亦有可稱者焉至於朴不花乃東夷之人始以西宮同里因緣柄用遂與權奸同惡相濟訖底于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著之于篇

李邦寧字叔固錢唐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宋亡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

學國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帶庫提點陞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餘月武宗立命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

何篋也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爲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畜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爲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筭旦暮不給必將橫歛掎怨豈美事耶太后及帝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遷授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階金紫光祿大夫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

致饗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彰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偁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爲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曾祖願贈銀青光祿大夫司徒謚敬懿祖德懋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謚忠獻父撫贈大保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穆仁宗即位以邦寧舊臣賜鈔千錠辭弗受國學將釋奠敕遣邦寧致祭于文宣王點視畢至位立殿戶方闢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罇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



因慚悔累日初仁宗爲皇太子丞相三寶奴等用事  
畏仁宗英明邦寧揣知其意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  
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  
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  
慚懼而退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  
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  
爲集賢院大學士以疾卒

### 朴不花

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竒氏微時與不花  
同鄉里相爲依倚及選爲宮人有寵遂爲第二皇后

居興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乎不花以閣  
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  
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  
隸焉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  
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  
藉不花欲要譽一時請于帝市地收瘞之帝賜鈔七  
千定中宮及興聖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  
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筭不花出玉帶一金帶  
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貂銀鼠裘各一襲  
以爲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

異墳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昇負相踵既覆土就  
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至三十年四月前後瘞者  
二十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定米五百六十餘石  
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  
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爲文頌其  
事曰善惠之碑於是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  
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乃謀內禪皇太子而使  
不花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二十年太平乃罷  
去而獨搠思監爲丞相時帝益厭政不花乘間用事  
與搠思監相爲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而不  
聞內外解體然根株盤固氣焰薰灼內外百官趨附  
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脫歡與之同惡相濟爲國大  
蠹二十三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傳  
公讓等乃劾奏朴不花脫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  
老的沙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  
御史乃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  
書切諫之而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爲言於帝  
令二人皆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皇帝書言二  
人亂附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漢唐季世其禍皆  
起此輩而權臣藩鎮乘之故千尋之木吞舟之魚其

腐敗必由於內陛下誠思之可為寒心臣願俯從臺  
諫之言將二人特加擯斥不令以辭退為名成其姦  
計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此二人始將士孰不  
効力寇賊亦皆喪。始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之舊  
若優柔不斷彼惡日盈將不可制臣寧餓死于家誓  
不與同朝牽聯及禍語具陳祖仁傳會侍御史李國  
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不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奔競  
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漸不  
可長衆人所共知之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耳自古  
宦者近君親上使少得志未有不為國家禍者望殿

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西夷以快衆心  
則紀綱可振紀綱振則天下之公論為可畏法度為  
不可犯政治脩而百廢舉矣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  
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  
而皇后又譖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毋舅故封為雍王  
遣歸國已而復以不花為集賢大學士崇正院使皇  
后之力也老的沙至大同遂留李羅帖木兒軍中是  
時搠思監朴不花方倚擴廓帖木兒為外援怨李羅  
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遂誣李羅帖木兒與老的沙  
謀不軌二十四年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李羅

帖木兒知不出帝意皆搠思監朴不花所爲怒不奉  
詔宗王不顏帖木兒等爲表言其誣枉而朝廷亦畏  
其強不可制復下詔數搠思監朴不花互相壅蔽簧  
惑主聽之罪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以  
快衆憤而復孛羅帖木兒官爵然搠思監朴不花皆  
留京城實未嘗行未幾孛羅帖木兒遣禿堅帖木兒  
以兵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惡是月十二日駐于清河  
帝遣達達國師問故往復者數四言必得搠思監朴  
不花乃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兩人畀之  
其兵乃退朴不花遂爲孛羅帖木兒所殺事具搠思

監孛羅帖木兒傳

列傳卷第九十二

元史二百六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穆國舅榮瀛翰林待制李邦無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

勅修

姦臣

古之為史者善惡備書所以示勸懲也故孔子脩春秋於亂臣賊子之事無不具載而楚之史名檮杌皆以戒夫為惡者使知所懼而不敢肆焉後世作史者有酷吏佞幸姦臣叛逆之傳良有以也元之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畧於懲惡是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爾然姦巧之徒挾其才術以取富貴竊



应为卷 205

威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至於殞身亡家者其行事之槩亦或散見於實錄編年之中猶有春秋之意存焉謹撮其尤彰著者彙次而書之作姦臣傳以爲世鑒而叛逆之臣亦各以類附見云

阿合馬回紇人也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始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阿合馬奏降條畫宣諭各路運司明年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宣牌以興鼓鑄之利世祖陞開平府爲上都又以阿合馬同知開平府事領左右部如故阿合馬奏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兼領

已括戶三千興煇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輸官者凡四萬石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馬言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貧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間僧道軍匠等戶鈞出其賦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是年秋八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超拜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進階榮祿大夫三年正月立制國用使司阿合馬又以平章政事兼領使職久之制國用使司奏以東京歲課布踈惡不堪用者就以市羊於彼真定順天金銀不

中程者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  
請遣官採取又言國家費用浩繁今歲自車駕至都  
已支鈔四千錠恐來歲度支不足宜量節經用十一  
月制國用使司奏桓州峪所採銀鑛已十六萬斤百  
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採鑛所需礬錫以給之  
悉從其請七年正月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又以  
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  
利成効自負衆咸稱其能世祖急於富國試以行事  
頗有成績又見其與丞相線真史天澤等爭辨屢有  
以詘之由是竒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

專悞益甚矣丞相安童含容久之言於世祖曰臣近  
言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宜各循常制奏事其大者  
從臣等議定奏聞已有旨俞允今尚書省一切以聞  
似違前奏世祖曰汝所言是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  
敢如是耶其不與卿議非是宜如卿所言又言阿合  
馬所用部官左丞許衡以爲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  
請宣付如不與恐異日有辭宜試其能否又當自見  
世祖然之五月尚書省奏括天下戶口旣而御史臺  
言所在捕鯉百姓勞擾括戶事宜少緩遂止初立尚  
書省時有旨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

由尚書咨中書聞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丞相安童以爲言世祖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事並付阿合馬庶事體明白世祖俱從之八年三月尚書省再以閱實戶口事奏修畫詔諭天下是歲奏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仍令本路兼領九年併尚書省入中書省又以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又以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右丞相安童見阿合馬擅權日甚欲抹其弊乃奏大都路總

管以次多不稱職乞選人代之尋又奏阿合馬張惠挾宰相權爲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因無所訴阿合馬曰誰爲此言臣等當與廷辯安童進曰省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狀明白世祖曰若此者徵畢當顯黜之既而樞密院奏以忽辛同僉樞密院事世祖不允曰彼賈胡事猶不知况可責以機務耶十二年伯顏帥師伐宋既渡江捷報日至世祖命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鹽鈔法于江南及貿易藥材事阿合馬奏樞密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顏已嘗榜諭



交會不換今亟行之失信於民文謙謂可行與否當  
詢伯顏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其交會何難之  
有世祖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以此問陳巖巖  
亦以宋交會速宜更換今議已定當依汝言行之又  
奏北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可使百姓從便販鬻臣  
等以爲此事若小民爲之恐紊亂不一擬於南京衛  
輝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鹽十二萬斤禁諸人私相  
貿易世祖曰善其行之十二年阿合馬又言比因軍  
興之後減免編民征税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總管  
府兼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臣以爲莫若驗戶數多

寡遠以就近立都轉運司量增舊額選廉幹官分理  
其事應公私鐵鼓鑄官爲局賣仍禁諸人毋私造銅  
器如此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充矣乃奏立諸路轉運  
司以亦必烈金札馬刺丁張嵩富珪蔡德潤紇石烈  
亨阿里和者完顏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刺沙等爲使  
有亦馬都丁者以負官銀得罪而罷旣死而所負尚  
多中書省奏議裁處世祖曰此財穀事其與阿合馬  
議之十五年正月世祖以西京飢發粟萬石賑之又  
諭阿合馬宜廣貯積以備闕乏阿合馬奏自今御史  
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究索錢穀數及集議

中書不至者罪之其沮抑臺察如此四月中書左丞  
崔斌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遂命阿里等澄  
汰之今已顯有徵驗蔽不以聞是為罔上杭州地大  
委寄非輕阿合馬溺於私愛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克  
達魯花赤佩虎符此豈量才授任之道又言阿合馬  
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身為平章而子若姪  
或為行省叅政或為禮部尚書將作院達魯花赤領  
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自昔前言有虧公道有旨並  
罷黜之然終不以是為阿合馬罪世祖嘗謂淮西宣  
慰使昂吉兒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

此三者乃為稱職阿里海牙麥木丁等亦未可為相  
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其為上所稱道如此十  
六年四月中書奏立江西推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  
使司宣課提舉司未幾以忽辛為中書右丞明年  
書省奏阿塔海阿里言今立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  
百餘員左丞陳巖范文虎等言其擾民且侵盜官錢  
乞罷之阿合馬奏昨有旨籍江南糧數屢移文取索  
不以實上遂與樞密院御史臺及廷臣諸老集議謂  
設立運司官多多係重宜諸路立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  
一人任其事今行省未嘗委人即請罷之乃歸咎臣

等然臣所委人有至者僅兩月計其侵用凡千一百錠以彼所管四年較之又當幾何今立提舉司未及三月而罷豈非恐彼姦弊呈露故先自言以絕迹耶宜令御史臺遣能臣同往凡有非法具以實聞世祖曰阿合馬所言是其令臺中選人以往若已能自白方可責人阿合馬嘗奏宜立大宗正府世祖曰此事豈卿輩所宜言乃朕事也然宗正之名朕未之知汝言良是其思之阿合馬欲理籌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立行省以來一切錢穀奏遣不魯合答兒劉思愈等往檢覈之得其擅易命官八百員自分左右司官及鑄造銅印等事以聞世祖曰阿里伯等何以為辭阿合馬曰彼謂行省昔嘗鑄印矣臣謂昔以江南未定故便宜行之今與昔時事異又擅支糧四十七萬石奏罷宣課提舉司及中書遣官理算徵鈔萬二千錠有奇二人竟以是就戮時阿合馬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郝禎取仁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家藏通賦不蠲衆庶流移京北等路歲辦課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為未實民有附郭美田輒取為己有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衛士秦長鄉者慨然上書發其姦竟為阿合

馬所害斃于獄事見長卿傳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  
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戶王著者素志疾惡因人心  
憤怨密鑄大銅鎚自誓願擊阿合馬言曾妖僧高和  
尚以秘術行軍中無驗而歸詐稱死殺其徒以尸欺  
衆逃去人亦莫知著乃與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  
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詣  
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而訊之不伏及午著又遣  
崔總管矯傳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若干以是  
夜會東宮前易莫察其僞即令指揮使顏義領兵俱  
往著自馳見阿合馬詭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于

宮前阿合馬遣右司郎中脫歡察兒等數騎出關北  
行十餘里遇其衆僞太子者責以無禮盡殺之奪其  
馬南入健德門者二鼓莫敢何問至東宮前其徒皆  
下馬獨僞太子夜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  
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  
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樞密院御史臺留守司官  
皆遙望莫測其故尚書張九思自宮中大呼以爲詐  
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敷遂持挺前擊立馬者墜地弓  
矢亂發衆奔潰多就禽高和尚等逃去著挺身請囚  
中丞也先帖木兒馳奏世祖時方駐蹕察罕腦兒聞

之震怒即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孛羅司徒和禮霍孫參政阿里奇馳駟至大都討為亂者庚辰獲高和尚于高梁河辛巳孛羅奇至都壬午誅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殺張易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祖猶不深知其姦令中書毋問其妻子及詢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其妾有名引住者籍其歲得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具存一闔豎專

掌其肩鏞訊問莫知為何人但云詛呪時置神座其上應驗甚速又以緇二幅畫甲騎數重圍守一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如擊刺之為者畫者陳其姓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筭阿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勅剝四人者皮以徇更志盧世榮大名人也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權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合馬死朝廷之臣諱言財利事皆無以副世祖裕國足民之意有桑哥者薦世榮有才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祖召見奏對稱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召中

書省官與世榮廷辨論所當爲之事右丞相和禮霍孫等守正不撓爲強詞所勝與右丞麥木丁參政張雄飛溫迪罕皆罷復起安童爲右丞相以世榮爲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參議中書省事拜降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既驟被顯用即日奉旨中書整治鈔法遍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翌日同右丞相安童奏竊見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宜見宜官給衣糧委各路正官提舉其事又奏懷孟竹園江湖魚課及襄淮屯田事越三日安童奏世榮所陳數事乞詔示天

下世祖曰除給丐者衣食外並依所陳乃下詔云金銀係民間通行之物自立平準庫禁百姓私相買賣今後聽民間從便交易懷孟諸路竹貨係百姓栽植有司拘禁發賣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貨不通今罷各處竹監從民貨賣收稅江湖魚課已有定例長流採捕貧民恃以爲生所在拘禁今後聽民採用軍國事務往來全資站驛馬價近增又令各戶供使臣飲食以致疲弊今後除驛馬外其餘官爲支給既而中書省又奏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欲便民食今官豪詭名罔利停貨待價至一引賣八十貫京師

亦百二十貫貧者多不得食議以二百萬引給商一  
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直  
以售庶民用給而國計亦得世祖從之世榮居中書  
未十日御史中丞崔彥言其不可爲相大忤旨下或  
吏按問罷職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釀酒酤賣價高味  
薄且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明年正月壬  
午世祖御香殿世榮奏臣言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  
二千六百定之外臣更經畫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  
侵可增三百萬定初未行下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  
臺院面議上前行之世祖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

榮奏古有權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舉司以領天下  
之課歲可得鈔千四百四十定自王文統誅後鈔法  
虛弊爲今之計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至元錢及  
製綾券與鈔參行因以所織綾券上之世祖曰便益  
之事當速行之又奏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  
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  
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  
給告者今國家雖有常平倉實無所畜臣將不費一  
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官立鑪鼓鑄爲器鬻  
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貴時糶之

必能使物價恒賤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然無曉  
規運者以致鈔法虛弊諸物踊貴宜令各路立平準  
周息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衆而本且  
不失又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者立市易  
司領諸牙僧人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  
四給牙僧六爲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  
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等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  
馬於北方選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  
十分爲率官取其八二與牧者馬以備軍興羊以充  
賜予帝曰汝先言數事皆善固當速行此事亦善祖

宗時亦欲行之而不果朕當思之世榮因奏曰臣之  
行事多爲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臣寔懼焉請先言  
之世祖曰汝言皆是惟欲人無言者安有是理汝無  
防朕飲食起居間可自爲防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  
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彼姦僞者則不愛  
耳汝之職分既定其無以一二人從行亦當謹衛門  
戶遂諭丞相安童增其從人其爲帝所倚眷如此又  
十有餘日中書省請罷行御史臺其所隸按察司隸  
內臺又請隨行省所在立行樞密院世祖曰行院之  
事前日已議由阿合馬任智自私欲其子忽辛行省



兼兵柄而止汝今行之於事爲宜明日奏陞六部爲  
二品又奏令按察司總各路錢穀擇幹濟者用之其  
刑名事上御史臺錢穀由部申省世祖曰汝與老臣  
共議然後行之可也二月辛酉御史臺奏中書省請  
罷行臺改按察爲提刑轉運司俾兼錢穀臣等竊惟  
初置行臺時朝廷老臣集議以爲有益今無所損不  
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請右丞相  
復與朝廷老臣集議得旨如所請壬戌御史臺奏前  
奉旨令臣等議罷行臺及兼轉運事世榮言按察司  
所任皆長才舉職之人可兼錢穀而廷臣皆以爲不

可彼所取人臣不敢止惟言行臺不可罷者衆議皆  
然世祖曰世榮以爲何如奏曰欲罷之耳世祖曰其  
依世榮言中書省奏立規措所秩五品所司官吏以  
善賈者爲之世祖曰此何職世榮對曰規畫錢穀者  
遂從之又奏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皆在阿合馬  
之門今籍錄以爲汙濫此豈可盡廢臣欲擇其通才  
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世祖曰何必言此可用  
者用之遂以前河間轉運使張弘綱撒都丁不魯合  
散孫桓並爲河間山東等路都轉運鹽使其其他擢用  
者甚衆世榮既以利自任懼怒之者衆乃以九事說

世祖詔天下其一免民間包銀三年其二官吏俸免  
民間帶納其三免大都地稅其四江淮民失業貧困  
鬻妻子以自給者所在官爲收贖使爲良民其五逃  
移復業者免其差稅其六鄉民造醋者免收課其七  
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其八添支內外官  
吏俸五分其九定百官考課升擢之法大抵欲以釋  
怨要譽而已世祖悉從之既而又奏立真定濟南江  
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以治課程仍立條例禁  
諸司不得追攝管課官吏及遣人輒至辦課處沮擾  
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又奏大都酒課日用米千石

以天下之衆比京師富居三分之一酒課亦當日用  
米二千石令各路但總計日用米三百六十石而已  
其奸欺盜隱如此安可不禁臣等已責各官增舊課  
二十倍後有不如數者重其罪皆從之三月庚子世  
宗奏以宣德王好禮並爲瀋西道宣慰使世祖曰宣  
德人多言其惡世宗奏彼入狀中書能歲辦鈔七十  
五萬定是以令往從之四月世宗奏曰臣伏蒙聖眷  
事皆委臣臣愚以爲今日之事如數萬頃田昔無田  
之者草生其間臣今創田之已耕者有焉未耕者有  
焉或纔播種或既生苗然不令人守之爲物蹂踐則

可惜也方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然不  
假之以力則田者亦徒勞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天不  
雨則亦終無成所謂夫雨者陛下與臣添力是也惟  
陛下憐臣世祖曰朕知之矣令奏行事之目皆從之  
世榮居中書纔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  
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戴與世榮稍不合坐以廢格  
詔旨奏而殺之朝中凜凜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章劾  
之大槩言其苛刻誅求為國斂怨將見民間凋耗天  
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鈔  
法如舊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賤今百物愈貴

始言課程增至三百萬定不取於民今迫脅諸路勒  
令如數虛認而已始言令民快樂今所為無非擾民  
之事若不早為更張待其自敗正猶蠹雖除而木已  
病矣世祖時在上都御史大夫王速帖木兒以其狀  
聞世祖始大悟即日遣唆都八都兒秃刺帖木兒等  
還大都命安童集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間事  
者同世榮聽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同赴上都壬  
戌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郭佑侍御史白秃刺帖木  
兒參政撒的迷失等以世榮所伏罪狀奏曰不白丞  
相安童支鈔二十萬定擅升六部為二品劾李壇令

急遞鋪用紅青白三色囊轉行文字不與樞密院議  
調三行省萬二千人置濟州委漕運使陳柔為萬戶  
晉領以沙全代萬戶甯王戍淞西吳江用阿合馬黨  
人潘傑馮珪為杭鄂二行省叅政宣德為杭州宣慰  
餘分布中外者衆以鈔虛閉回易庫民間昏鈔不可  
行罷白酵課立野麵木植磁器桑棗煤炭匹段青果  
油坊諸牙行調出縣官鈔八十六萬餘定丞相安童  
言世榮昔奏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萬定令鈔復  
實諸物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閱月  
所行不符所言錢穀出者多於所入引用儉人紊亂

選法翰林學士趙孟傳等亦以為世榮初以財賦自  
任當時人情不敢預料將謂別有方術可以增益國  
用及今觀之不過如御史所言更張之機正在今日  
若復恣其所行吾告非細阿剌帖木兒同天祥等與  
世榮對於世祖前一欵伏遣忽都帶兒傳旨中書  
省命丞相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  
更者更之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處遂下世榮于  
獄十一月乙未世祖問忽刺出曰汝於盧世榮有何  
言對曰近漢人新居中書者言世榮欵伏罪無遺者  
獄已竟矣猶日養之徒費廩食有旨誅世榮剗其肉

以食禽獮

桑哥膽巴國師之弟子也能通諸國言語故嘗為西

蕃譯史為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事世祖喜之及後

貴幸乃諱言師事膽巴而背之至元中擢為總制院

使總制院者掌浮圖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御史臺

嘗欲以章閭為按察使世祖曰此人桑哥嘗言之及

盧世榮見用亦由桑哥之薦中書省嘗令李留判者

市油桑哥自請得其錢市之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

所宜為桑哥不服至與相毆且謂之曰與其使漢人

殺盜曷若與僧寺及官府營利息乎乃以油萬斤與

之桑哥後以所營息錢進和禮霍孫曰我初不悟此

也一日桑哥在世祖前論和雇和買事因語及此世

祖益喜始有人任之意嘗有旨令桑哥具省臣姓名

以進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二十

四年二月復置尚書省遂以桑哥與鐵木兒為平章

政事詔告天下改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六部為尚

書六部三月更定鈔法頒行至元寶鈔於天下中統

鈔通行如故桑哥嘗奉旨檢覈中書省事凡校出虧

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

章麥木丁即自伏叅政揚居寬微自辯以為實掌銓

選錢穀非所專桑哥令左右拳其面因問曰既典選  
事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服參議伯降以下允  
鈞考遠惰耗失等事及參議王巨濟嘗言新鈔不便  
忤旨各欵伏遣參政忻都奏聞世祖令丞相安童與  
桑哥共議且諭母令麥木丁等他日得以脅問誣伏  
爲辭此輩固狡獪人也數日桑哥又奏鞫中書參政  
郭佑多所逋負尸位不言以疾爲託臣謂中書之務  
隳惰如此汝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毆辱  
之今已欵服世祖命窮詰之佑與居寬後皆棄市人  
咸冤焉臺吏王良弼嘗與人議尚書省政事又言尚  
書鈞校中書不遺餘力他日我曹得設尚書奸利其  
誅籍無難桑哥聞之捕良弼至與中書臺院札魯忽赤  
鞫問欵服謂此曹誹謗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  
其家有吳德者嘗爲江寧縣達魯花赤求仕不遂私  
與人非議時政又言尚書今日覈正中書之弊他日  
復爲中書所覈汝獨不死也耶或以告桑哥亟捕德  
按問殺之沒其妻子入官桑哥嘗奏以沙不丁遙授  
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爲參政依前領泉府市舶兩  
司拜降福建行省平章既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  
言允任省臣與行省官並與丞相安童共議今奏用

沙不丁烏馬兒等適丞相還大都不及通議臣恐有  
以前奏爲言者世祖曰安童不在朕若主也朕已允  
行有言者其令朕前言之時江南行臺與行省並無  
文移事無巨細必咨內臺呈省聞奏桑哥以其徃復  
稽留誤事宜如內臺例分呈各省又言按察司文案  
宜從各路民官檢覈迥相糾舉且自太祖時有旨九  
臨官事者互相覺察此故事也從之十月乙酉世祖  
遣諭旨翰林諸臣以丞相領尚書省漢唐有此制否  
咸對曰有之翌日左丞葉李以翰林集賢諸臣所對  
奏之且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桑哥能之宜爲右  
丞相制曰可遂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無統制院使  
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於是桑哥奏以  
平章鐵木兒代其位右丞阿剌渾撒里陞平章政事  
葉李遷右丞叅政馬紹陞左丞十一月桑哥言臣前  
以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縣官吏稽緩誤事奉旨遣  
人遍笞責之今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  
蠻皆勲賢舊臣之子宜取聖裁敕罷其任明年正月  
以甘肅行尚書省叅政鐵木哥無心任事又不與協  
力奏乞牙帶代之未幾又以江西行尚書省平章政  
事忽都鐵木兒不職奏而罷之兵部尚書忽都答兒

不勤其職桑哥敗罷之而後奏世祖曰若此等不罷  
汝事何由得行也萬億庫有舊牌條七千餘條桑哥  
言歲久則腐宜析而他用賜諸王出伯銀二萬五千  
兩幣帛萬匹載以官驢至則併以爲賜桑哥言不若  
以驢載五而回世祖甚然之其欲以小利結知如此  
漕運司達魯花赤怯來未嘗巡察沿河諸倉致盜詐  
腐敗者多桑哥議以兵部侍郎塔察兒代之自立尚  
書省凡倉庫諸司無不鈎考先摘委六部官復以爲  
不專乃置徵理司以治財穀之當追者時桑哥以理  
筭爲事毫分縷析入倉庫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

皆棄家而避之十月桑哥奏湖廣行省錢穀已責平  
章要束木自首償矣外省欺盜必多乞以叅政忻都  
戶部尚書王巨濟叅議尚書省事阿散山東西道提  
刑按察使何榮祖札魯忽赤秃忽魯泉府司卿李佑  
奉御吉丁監察御史戎益僉樞密院事崔或尚書省  
斷事官燕真刑部尚書安祐監察御史伯顏等十二  
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每省各  
二人持給印章與之省部官旣去事不可廢擬選人  
爲代聽食元俸理筭之間宜給兵以備使令且以爲  
衛世祖皆從之當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諛佞之



徒方且諷都民史吉等爲桑哥立石頌德世祖聞之曰  
民欲立則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於是翰林製  
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桑哥又以總制院所統西蕃  
諸宣慰司軍民財穀事體甚重宜有以崇異之奏改  
爲宣政院秩從一品用三臺銀印世祖問所用何人  
對曰臣與脫因於是命桑哥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右丞相兼宣政使領功德使司事脫因同爲使世祖  
嘗召桑哥謂曰朕以葉李言更至元鈔所用者法所  
貴者信汝無以楮視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識之二十  
六年桑哥請鈎考甘肅行尚書省及益都淄萊淘金

總管府僉省趙仁榮總管明里等皆以罪罷世祖幸上  
都桑哥言去歲陛下幸卜都臣日視內帑諸庫今歲欲  
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世祖曰聽人議之汝乘之可也  
桑哥又奏近委省臣檢書左右司文簿凡經監察御史  
稽照者遺逸尚多自今當令監察御史即省部稽照書  
姓名於卷末苟有遺逸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堅童視  
之失則連坐世祖從之乃嘗監察御史四人是後監察  
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簿置  
案而去監察御史遍閱之而臺綱廢矣參政忻都旣去  
尋召赴闕以戶部尚書王巨濟專任理筭江淮省左丞

元史卷九十二  
十一  
相忙兀帶總之閏十月桑哥輔政碑成樹于省前樓  
覆其上而舟艘之桑哥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  
償所出以往歲計之不足者餘百萬錠自尚書省鈎  
考天下財穀賴陛下福以所徵補之未嘗歛及百姓  
臣恐自今難用此法矣何則倉庫可徵者少而盜者  
亦鮮矣臣憂之臣愚以爲鹽課每引今直中統鈔三十  
貫宜增爲一定茶每引今直五貫宜增爲十貫酒醋  
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八  
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  
爲全賦如此則國用庶可支臣等免於罪矣世祖曰

如所議行之桑哥既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  
而其宣勅尚由中書桑哥以爲言世祖乃命自今宣  
勅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  
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  
紀大壞人心駭愕二十八年春世祖畋於漸北也里  
審班及也先帖木兒徹里等劾奏桑哥專權黷貨時  
不忽木出使三遣人趣召之至覲於行殿世祖以問  
不忽木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  
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叢起召亂在旦夕  
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留守賀伯顏亦嘗爲世祖陳

其奸欺久而言者益衆世祖始決意誅之二月世祖諭大夫月兒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桑哥等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辨論往復數四桑哥等辭屈明日帝駐蹕土口復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監燒鈔受贓至千錠嘗檄臺徵之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尚書省折卷持對其弊可見速古兒赤閣里抱卷至前奏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為宰相乃拆

卷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為奸當治其罪世祖是之責御史臺曰桑哥為惡始終四年其奸賊暴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中丞趙國輔對曰知之世祖曰知而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數日不決大夫月兒魯奏臺臣久任者當斥罷新者存之乃仆桑哥輔政碑下獄究問至七月乃伏誅平章要束木者桑哥之妻黨在湖廣時正月朔日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要束木召至其家受賀畢方詣省望闕賀如常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言至是中書列其罪以聞世祖命械致湖廣即其

省戮之

鐵木迭兒者木兒火赤之子也嘗逮事世祖成宗大德間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武宗即位爲宣徽使至大元年由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拜雲南行省左丞相居二載擅離職赴闕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得貸罪還職明年正月武宗崩仁宗在東宮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及李孟爲中書平章政事銳欲更張庶務而皇太后在興聖宮已有旨召鐵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踰月仁宗即位因遂相之及幸上都命鐵木迭兒留守大都平章

完澤等奏故事丞相留治京師者出入得張蓋今右丞相鐵木迭兒大都居守時方盛夏請得張蓋如故事許之是年冬制贈鐵木迭兒魯祖峻海翊運宣力保大功臣太尉謚武烈祖不憐吉帶推誠保德定遠功臣太尉謚忠武父木兒火赤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師謚忠貞並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歸德王皇慶元年三月鐵木迭兒奏臣誤蒙聖恩擢任中書年衰且病雖未能深達政體思竭忠力以圖報効事有劄行敢不自勉前省弊政方與更新欽惟列聖相承混一區宇日有萬幾若非整飭恐致解弛繼今朝

夕視事左右司六部官有不盡心者當論決再不悛者黜勿叙其有託故僥倖他職者亦不叙仁宗是其言既而以病去職延祐改元丞相哈散奏臣非世勲族姓幸逢陛下爲宰相如丞相鉄木迭兒練達政體且嘗監修國史乞授其印俾領翰林國史院軍國重務悉令議之仁宗曰然卿其啓諸皇太后與之印大事必使預聞遂拜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録軍國重事居數月復拜中書右丞相合散爲左丞相鉄木迭兒奏蒙陛下憐臣復擢爲首相依阿不言誠負聖眷比聞內侍隔越奏旨者衆倘非禁止致治實難請

敕諸司自今中書政務毋輒干預又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蕃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征税如制私往者沒其貨又經用不給苟不預爲規畫必至愆誤臣等集諸老議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賊稅則毒流黎庶增課額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惟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鉄貨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雖嘗經理多未覈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信罪賞令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工駙馬學校寺觀

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毋得沮撓請敕  
臺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仁宗皆從之尋遣使者  
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爲甚致贛民蔡  
五九作亂寧都南方騷動遠近驚懼乃罷其事明年  
鉄木迭兒奏天下庶務雖統於中書而舊制省臣亦  
分領之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阿卜  
海牙叅政趙世延等領之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委  
平章張驢右丞蕭拜住叅政曹從革等領之得旨如  
所請七月詔諭中外命右丞相鉄木迭兒總宣政院  
事十一月進立太師十一月太宗正府奏累朝舊制凡

議重刑必決於蒙古大臣今宜聽於太師右丞相從  
之鉄木迭兒既再入中書居首相怙勢貪虐兇穢滋  
甚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爲中書右丞尋拜平章  
政事稍牽制之而楊朶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  
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鉄木  
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伯顏使出之伯顏持正不可  
撓而朶兒只已廉得丞相所受張弼賂有顯徵乃與  
拜住及伯顏奏之內外監察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  
鉄木迭兒桀黠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  
布置爪牙威讐朝野凡可以誣陷善人要功利已者

靡所不至取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墾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合兒班峇使人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襪綸幣帛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且既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八里吉思爲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官府爲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土已乃恬然畧無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以咸願車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以示天

下庶使後之爲臣者知所警戒奏既上仁宗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匿與聖近待家有司不得捕仁宗不樂者數日又恐誠出皇太后意不忍重傷涕之乃僅罷其刑而已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又起爲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叅政趙世延爲御史中丞率諸御史論其不法數十事而內外御史論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皇太后故終不能明正其罪明年正月辛丑仁宗崩越四日鐵木迭兒以皇太后旨復入中書爲右丞相又逾月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宣太后旨召蕭拜住與朶兒只至微

政院與徽政院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  
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即起入奏遽稱旨執二人  
棄市是日白晝晦冥都人恟懼英宗將行即位禮鐵  
木迭兒恒病足中書省啓祖宗以來皇帝登極中書  
率百官稱賀班首惟上所命英宗曰其以鐵木迭兒  
爲之既即位鐵木迭兒即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  
等徵理在京倉庫所貯糧虧七十八萬石責償於倉  
官及監臨出內者所貢幣帛紕繆者責償於本處官  
吏之董其事者仍立程嚴督違者杖之五月英宗在  
上都鐵木迭兒嫉留守賀伯顏素不附已乃奏其以

便服迎詔爲不敬下五府雜治竟殺之都民爲之流  
涕趙世延時爲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鐵木迭兒怒其  
昔嘗論已方八相時即從東宮啓英宗遣人逮捕之  
世延未至鐵木迭兒使諷世延唱以美官令告引同  
時異已者世延不肯從至是坐以違詔不敬令法司  
窮治請寘極刑英宗曰彼罪在赦前所宜釋免鐵木  
迭兒對曰昔世延與省臺諸人謀害老臣請究其姓  
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又焉用問後數日又奏世  
延當處死罪又不允有司承望風旨鍛鍊欲使自裁  
世延終無所屈賴英宗素聞其忠良得免於死鐵木



迭兒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英宗  
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爲乃任拜  
住爲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漸見踈外以疾死  
于家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生  
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追奪其官爵及封  
贈制書籍沒其家子班丹知樞密院事尋以賊敗不  
叙鎖南嘗爲治書侍御史其後鈇失弒英宗鎖南以  
逆黨伏誅

### 哈麻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父禿魯母爲寧宗乳母禿魯以

故封異國公加太尉階金紫光祿大夫哈麻與其弟  
雪雪早備宿衛順帝深眷寵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爲  
帝所褻幸累遷官爲殿中侍御史雪雪累官集賢學  
士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  
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嘆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  
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由是  
哈麻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遺賂之尋以謀害脫  
脫出貶南安召入爲禮部尚書俄遷同知樞密院事  
至正初脫脫爲丞相其弟也先帖木兒爲御史大夫  
哈麻日趨附其兄弟之門會脫脫去相位而別兒怯

不花爲丞相與脫脫有舊怨頗欲中傷之哈麻每於帝前力營護之以故得免初別兒怯不花與太平韓嘉納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爲兄弟情好甚密及別兒怯不花既罷九年太平爲左丞相韓嘉納爲御史大夫乃謀黜哈麻諷監察御史幹勒海壽列其罪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房於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寧徽寺爲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寧徽寺者掌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哈麻知御史有所言先已於帝前祈其非罪事皆太平韓嘉納所撫拾及韓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麻雪雪官職居之草地而幹勒海壽爲陝西廉訪副使於是太平罷爲翰林學士承旨韓嘉納罷爲宣政使尋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頃脫忽思皇后泣訴帝謂御史所劾哈麻事爲侵已帝益怒乃詔奪海壽官屏歸由里禁錮之已而脫脫復爲丞相也先帖木兒復爲納史大夫而謫太平居陝西而加韓嘉納以賊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別兒怯不花既罷猶出居般陽而禿滿迭兒自中書右丞出爲四川右丞亦誣以罪追至中道

殺之已而哈麻復見召用而脫脫兄弟尤德之十二年八月哈麻拜中書添設右丞明年正月正除右丞時脫脫方信任汝中栢由郎中爲參議中書自平章政事以下見其議事皆唯唯而已獨哈麻性剛決與之論數不合汝中栢因譖哈麻於脫脫八月出哈麻爲宣政院使又位居第三哈麻由是深銜脫脫初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秃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荅刺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十人俱號倚納秃魯帖木兒性

狡帝愛之言聽計從亦薦西蕃僧伽璘真於帝其僮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兒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蕃僧爲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爲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豈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

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深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十四年秋脫脫領大軍討高郵哈麻乘間遂復入中書爲平章政事脫脫之出師也以汝中栢爲治書侍御史傅輔也先帖木兒汝中栢累言哈麻必當屏斥不然必爲後患而也先帖木兒不從哈麻知之恐終不自保因誹於皇后竒氏曰皇太子既立而冊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脫脫兄弟之意也皇后既頗信之哈麻復與汪家奴之子桑哥實里也先帖木兒之客明理明古諧諸皇太子會也先

帖木兒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即承望哈麻風指奏劾也先帖木兒罪惡章凡三上而帝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而遂以知樞密院事汪家奴爲御史大夫尋降詔數脫脫老師費財之罪即軍中奪其兵柄安置淮安既而脫脫也先帖木兒皆就貶逐以死並籍其家資人口而以所籍也先帖木兒者賜哈麻十五年四月雪由知樞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五月哈麻遂拜中書左丞相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明年二月哈麻既爲相自以前所進並僧爲耻告其父禿魯曰我

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媚  
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將何面目見人我  
將除之且上日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  
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  
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爲帝則已必  
先見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  
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  
我爲老耶帝即與秃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  
定秃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麻  
與雪雪毋早入朝其家居聽旨御史大夫搠思監因  
劾奏哈麻與雪雪罪惡帝曰哈麻雪雪兄弟二人雖有  
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懿璘質班皇帝實同乳可姑  
緩其罰令其出征已而中書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  
哥失里復糾劾哈麻雪雪之罪不已乃命其兄弟出  
城受詔遂詔哈麻於惠州安置雪雪於肇州安置比  
行俱杖死哈麻既死仍籍其家財也先帖木兒所封  
之庫藏其封識固未嘗啓也哈麻兄弟寵幸方固而  
一旦遽見廢外人皆謂帝怒其譖害脫脫兄弟之故  
而不知其罪蓋由於不軌其兄弟之死人無恤之者

搠思監

撈思監怯烈氏野先不花之孫亦憐真之子也早歲性寬厚簡言語皆以遠大之器期之泰定初襲長宿衛爲必閣赤怯薛官至順二年除內八府宰相元統初出爲福建宣慰使都元帥居三年通達政治威惠甚著後至元三年拜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國用所倚海運爲重是歲撈思監被命督其役措置有方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六年擢湖北道肅政廉訪使未行改江浙行省右丞福建鹽法久壞詔撈思監往究其私鬻鬻盜鬻及出納之弊至則悉廉得其利病爲罷行之至正元年改山東肅政廉

訪使尋召拜中政使明年正月除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三月復爲中政使八月調太府卿四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尋陞右丞六年遷御史中丞遂除翰林學士承旨俄復爲中丞又由資政使遷宣徽使九年除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宗王國人咸稱其明果尋復入中書爲右丞十年正月陞平章政事階光祿大夫十一年十一月拜御史大夫進銀青榮祿大夫十二年四月復爲中書平章從丞相脫脫平徐州有功十三年復拜御史大夫尋又爲中書平章十四年九月奉命率師討賊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爲動十

五年遷陝西行省平章復召還拜知樞密院事俄復拜中書平章兼大司農分司提調大都留守司及屯田事一日入侍帝見其面有箭瘢深歎閱焉進爲首平章十六年復遷御史大夫四月遂拜中書左丞相明年三月進右丞相十八年加太保詔封其曾祖孛魯海爲雲王祖也先不花爲瀛王父亦憐真爲燕王是時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則軍旅煩興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虚用度不給而帝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於是搠思監居相位久無所匡救而又公受賄賂貪聲著聞物議喧然是年冬監察御史燕赤不花劾奏

搠思監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敗令朶列自殺以滅口搠思監乃請謝事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而御史答里麻失里王彛言不已帝終不聽也會遼陽賊勢張甚明年遂起爲遼陽行省左丞相未行二十年三月復拜中書右丞相仍降詔諭天下時帝益厭政而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乘間用事爲姦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孛羅帖木兒廓擴帖木兒各擁強兵于外以權勢相軋釁隙遂成搠思監與朴不花黨於廓擴帖木兒而誣孛羅帖木兒以非

罪二十四年三月帝因下詔削奪其官爵且命廓擴帖木兒以兵討之而宗王不顏帖木兒秃堅帖木兒等皆稱兵與孛羅帖木兒合表言其無罪於是帝爲降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屬嘗選命將相分任乃職視同心膂凡厥庶政悉以委之豈期搠思監朴不花寅緣爲姦互相壅蔽以致在外宣力之臣因而解體在內忠良之士悉陷非辜又復奮其私讎誣搠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等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失於究察遂調兵往討孛羅帖木兒已嘗陳詞而乃震匿不行今宗王不顏帖木兒等仰畏明威遠來控

訴以表其情朕爲惻然與念而搠思監朴不花猶飾虛詞簧惑朕聽其以搠思監屏諸嶺北朴不花竄之甘肅以快衆憤孛羅帖木兒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然詔書雖下而搠思監朴不花仍留京師四月孛羅帖木兒乃遣秃堅鐵木兒稱兵犯闕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縛二人畀之遂皆爲孛羅鐵木兒所殺已而監察御史復奏言搠思監矯殺丞相太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情放選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惡大赦難原曩者姦臣阿合



馬之死剖棺戮尸搨思監之罪視阿合馬爲有過今  
其雖死必剖棺戮尸爲宜有旨從之而臺臣言猶不  
已遂復沒其家產而竄其子宣徽使觀音奴於遠方  
怯烈氏四世爲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  
搨思監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爲遭時多  
事顧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而  
不可爲論者謂元之亡搨思監之罪居多云

元史傳卷九十二

H9564

3030

